

倩青丝

WANG
JING

肆

波波
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倩青丝，挽情思，任风雨
浮生一梦醉眼看，海如波
你自妖娆，我自伴。
永不相弃！

俱。
雪似天赐。



馆青丝

WAN
QINGSI

肆

波波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绾青丝. 4 / 波波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 6

ISBN 978-7-5500-1425-1

I. ①绾… II. ①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5476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 bhzw. com](http://www.bhzw.com)
E-mail [bhz@bhzw. com](mailto:bhz@bhzw.com)

书 名 绾青丝. 4
作 者 波 波
责任编辑 童子乐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980mm 1 / 16
印 张 22
字 数 390千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 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425-1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5-257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第四卷 绝胜篇

CONTENTS

目 录

第四十二章	因缘	/ 002	第五十五章	抽丝	/ 090
第四十三章	丧亲	/ 009	第五十六章	幻镜	/ 097
第四十四章	争执	/ 015	第五十七章	断发	/ 103
第四十五章	财富	/ 022	第五十八章	纸鸢	/ 110
第四十六章	公主	/ 026	第五十九章	沉沦	/ 117
第四十七章	狼烟	/ 032	第六十章	砸镜	/ 123
第四十八章	帝伤	/ 039	第六十一章	醒悟	/ 131
第四十九章	逼宫	/ 044	第六十二章	上书	/ 136
第五十章	错过	/ 051	第六十三章	帝归	/ 143
第五十一章	醉吻	/ 059	第六十四章	深谋	/ 150
第五十二章	拿人	/ 065	第六十五章	宫变	/ 157
第五十三章	诽谤	/ 074	第六十六章	纠缠	165
第五十四章	家法	/ 082	第六十七章	大定	171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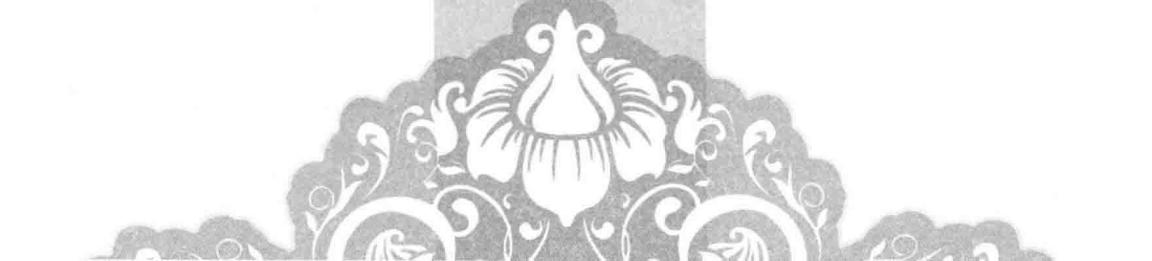
目
录

第六十八章	避祸	/ 176	第八十二章	救星	/ 266
第六十九章	访友	/ 182	第八十三章	囚居	/ 275
第七十章	螺语	/ 191	第八十四章	厨娘	/ 281
第七十一章	支出	/ 196	第八十五章	安生	/ 287
第七十二章	茶壶	/ 205	第八十六章	禁咒	/ 291
第七十三章	谋杀	/ 212	第八十七章	计诱	/ 297
第七十四章	分家	/ 218	第八十八章	三魂	/ 302
第七十五章	出殡	/ 225	第八十九章	宿主	/ 308
第七十六章	婆婆	/ 231	第九十章	仪式	/ 313
第七十七章	骇闻	/ 238	第九十一章	冥界	/ 317
第七十八章	绑架	/ 246	第九十二章	追兵	/ 324
第七十九章	擦肩	/ 251	第九十三章	海战	/ 330
第八十章	间谍	/ 256	第九十四章	日出	/ 336
第八十一章	炮灰	/ 261			

馆青丝

第四卷

绝胜篇



* 第四十二章 因缘

云德把我连人带椅从老爷子屋里搬出去，刚刚放稳轮椅到地面上，我叫住他：“德管事，你马上让人去一趟户籍司，请个官媒来。”云德应声出去。小红推我回房。我一路上沉默不语，胸口堵着一口闷气，加上怨愤的情绪，令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。小红感觉到我的情绪不佳，乖巧地不多问。刚推进舒园，听到我房里发出一声轰然巨响，然后听到诺儿的奶娘惊呼一声：“小世子！快别……”

我吃了一惊，小红赶紧加快脚步推我到房前，扶我踏上石阶。我忍着腿伤的痛楚，急步冲进房去：“诺儿！”

诺儿坐在地板上，拍打着不知道怎么躺在地上的吉他。见我回来，他停下拍打琴弦的手，扬起笑脸：“娘亲……”奶娘赶紧抱他起来，跑到我面前：“少夫人，小世子一定要玩夫人的琴，奴婢……”我听不进她的话，只顾着检查诺儿可有摔伤，见他没事，才舒了口气。奶娘一脸紧张地看着我。我笑了笑：“我还当诺儿出了什么事，他要玩也没什么打紧，只注意着别让弦割伤了手。”

小红扶我坐到软榻上。诺儿伸手过来，我抱住他，他软软的身子紧偎过来。我微笑着看着那双和云峥一模一样的眼睛，有一丝恍神。云峥……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努力做好云家的媳妇、诺儿的娘亲，把云家当成自己的家，把老爷子当成自己的亲人。可是你不在了，我做得再好也是不够，我再怎么努力，老爷子仍对我心有猜忌。我真的很难过，很灰心，很想放弃。云峥，我带诺儿走好不好？不理什么云家，不理什么责任。你好狠心，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一切……诺儿软软的脸在我眼前晃：“娘亲……弹咚咚……”我怔怔地看着他明亮的眼睛，透过他仿佛看到我深爱的人，唇角带着一丝

微笑：“叶儿……”

“云峥……”我欣喜地低叹，抚着诺儿的脸，紧紧抱住他。诺儿在我怀里不舒服地挣扎：“娘亲，痛……”

“姐姐？”小红见我神志有些昏乱，赶紧摇了摇我，“姐姐，你把诺儿抱得太紧了，他不舒服。”

我清醒过来，赶紧松开诺儿。他爬到一旁，指着被奶娘捡起来的吉他：“娘亲，弹咚咚，诺儿听……”

我笑起来，接过奶娘递过来的吉他，随手拨出一串音符。诺儿眼睛顿时一亮，兴奋地抓着我的衣摆：“娘亲，弹咚咚……”我怔了怔。这孩子竟喜欢吉他的声音。作为永乐侯世子，我的诺儿以后可能会被逼着学很多他不一定喜欢的东西，做很多他不一定喜欢的事，所以我不约束他的喜好，能让他更多地享受到一份简单的快乐，也是好的。我笑了笑，不禁认真起来，叮叮咚咚地弹了一首《小松树》。诺儿兴奋地拍着手，奶声奶气地跟着曲子哼哼，竟隐约成调。我笑吟吟地看着他，云峥，我们的诺儿是多么聪明。我不由得兴起，弹完这首曲子，几乎没停，立即弹起Akon的*Mr Lonely*。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以后一定要用这首歌来哄孩子，虽然歌词并不适合孩子听，不过，从开始就穿插在歌曲中奶声奶气不断唱着“寂寞，我是寂寞先生”的声音实在太逗趣，我每次听都忍俊不禁。果真，当我嘴里发出这样声音的时候，诺儿瞪大了眼，傻乎乎地看着我，连手都忘了拍。小红和奶娘也是瞪大了眼，忍不住捂着嘴哧哧偷笑。我反复弹唱着这一段，省去那大段的说唱。诺儿只呆了一会儿，就跟着我奶声奶气地唱：“搂……你……搂……你……”这下子，连我也憋不住笑了，把吉他搁到身侧，一把抱过诺儿，亲到他的小脸上，笑道：“宝贝儿……”

笑闹一阵，诺儿有些困了，我让奶娘带他去睡觉。小开心果一走，我的笑容淡下来，手无意识地拨着吉他的琴弦，望着窗外奶娘抱着诺儿消失的背影若有所思。云峥，如果诺儿能简单地长大多好。我不喜欢他陷入侯门深宅的阴谋算计中，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带着他走得远远的，离开这个乌七八糟的地方。

窗外骤然吹进一阵和风，微微撩起我耳鬓的发丝，我闭上眼睛。云峥，云峥，我想你，想你，想得都快透不过气了。你说你是清风，那我把我的思念托给风，你能收到吗？垂着眼睑，手指在琴弦上拨动起来，我跟着调子，轻声哼唱：

想要长相厮守却人去楼空，红颜也添了愁。
是否说情说爱终究会心事重重，注定怨到白头。
奈何风又来戏弄已愈合的痛，免不了频频回首。
奈何爱还在眉头欲走还留，我的梦向谁送。

离不开思念，回不到从前，我被你遗落在人间。
心埋在过去，情葬在泪里，笑我恋你恋成癡。
离不开思念，回不到从前，我被你遗落在人间。
心埋在过去，情葬在泪里，笑我恋你恋成癡。

情愿梦醒成空偏又多折磨，只见红颜消瘦。
是否说痴说狂终究会泪眼婆娑，注定不能重逢。
奈何风又来戏弄已愈合的痛，免不了频频回首。
奈何爱还在眉头欲走还留，我的梦向谁送。

离不开思念，回不到从前，我被你遗落在人间。
心埋在过去，情葬在泪里，笑我恋你恋成癡。
离不开思念，回不到从前，我被你遗落在人间。
心埋在过去，情葬在泪里，笑我恋你恋成癡。

云峥，想你的时候，心痛着，却又快乐着。我不能停止这种自虐的快感，如贪吸毒品的癮君子，你美丽的谎言是温柔的刀，每一次想你，思绪都如同被一寸一寸地凌迟。我用血肉模糊的心痛幻想你的甜，饮鸩止渴。云峥啊，这一生还有那么长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

颓然按住琴弦，琴音戛然而止，我幽幽一叹。小红走过来，轻声道：“姐姐，别弹了，歇一歇吧。段先生回来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”

我抬起脸，把吉他搁到一旁：“快请。”

转眼看向窗外，果见段知仪候在室外，小红把他请进室内。段知仪看着我点了点头：“云夫人！”

“段先生请坐。”我示意他坐下。终于等到段知仪从司天台衙门回来了，困扰我的那些疑惑，正等着他来解答。

“先生相救之恩，妾身不胜感激。”之前我对段知仪的突然出现以及为何助我尚有不解，在知道了鬼面人就是安远兮之后，一切想不通的地方都联系起来了。我看着段知仪的眼睛：“妾身有些问题，想请教先生。”

见他点头，我径直道：“日前京师这场地震，别人或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我知道这定瞒不过像先生这样的奇人。我想知道，若护国神鼎当真被人动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”

如果景王真如老爷子所言，是那个幕后黑手，当初因为争位不成才对云峥下手，而老爷子那份情报的内容若无误，当年楚殇领导的无极门，竟是景王一手建立的，连楚殇都只是他安排的棋子，那么，他对皇位肯定也有着不小的野心。只是这人心计深沉，将心思潜伏得极深，这样一个苦等机会，或者说是在努力制造机会，想谋朝篡位的人，在皇帝离宫之际的大好时机内，会做些什么？

玛哈虽然死了，但因为刚死不久，景王未必就知道，且不说他是否知道玛哈的洞府，即使他知道，要派人到玛哈藏身的洞里去查看，也因为那洞被山石所堵，不是一时半刻可以疏通的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首先要确定皇帝的生死。只要皇帝没死，就继续制造流言，或者在京中搞点儿什么祸事出来，把一切罪名都归到皇帝妄动神器上。这件事若闹大了，甚至可以逼皇帝下罪己诏，引咎退位。

怪不得他要如此着急地联络朝中老臣去太庙面圣了，名为关心，实则是想确定皇帝到底死了没有。只要他确定皇帝死了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谋划那个位子。当今天子无嗣，这皇位自然落到皇族旁支身上，如像他这样的皇叔，或者像九王爷那样的皇弟。无论皇帝生死与否，形势都不容乐观，难怪皇帝走之前要让九王爷来监国了，只怕就是想以九王爷来牵制朝廷中的各股势力吧？九王爷背后有凤太妃和风家的南疆军做后盾，如果皇帝有不测，他是继位的有力人选，而其他各股势力要想夺位，即便是皇帝死了，也得先扳倒九王爷。

越想，我心中越是惊疑不定，这么说，皇帝是早就知道朝堂之上有不止一股势力对他的皇位虎视眈眈了。他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救寂将军，只怕不仅仅是因为寂将军是他的心腹大臣、国之栋梁，或许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，将朝中潜伏的那些势力提到明处，伺机一网打尽。

心中的线一股一股地理顺，景王，你想做皇帝，只怕没那么容易，莫说皇帝对我有照拂之义，就算是与我毫无关系之人，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算计云峥。景王！君慕玄！我叶海花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想到那日皇帝不肯离开太庙，要在太庙那个阵法内待足四十九日，复原神鼎的灵力，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他不肯说那后果是如何，我也要尽快打探出来，否则让景王占了先机，先行作了部署，可就不妙了。

段知仪怔了怔：“移动神鼎的后果，那日知仪不是告诉夫人了？会影响皇帝的气运，七七四十九日之内，空门大开，无所依恃，任何邪物都可以置他于死地。”

“再没有其他恶果了？”我心中闪过一丝什么，快得让我抓不住，总觉得还应该有些什么，却一时又想不起来。见段知仪肯定地点头，我揉了揉额头，舒了口气：“没有就好。”皇帝在太庙那个怪异的阵法中，应该是安全了，皇家护身保命的阵法，不用想也知道是极为厉害的。玛哈已死，应无人再能破解，而太庙方圆十里都有御林军驻守，想行刺更是不可能。皇帝既然敢动神器，必然对自身的安全有周全的部署，这点倒不用我担心。

想通这一层，稍稍安心，我抬眼看着段知仪，微笑道：“麻烦先生了，先生忙了一天也该累了，回房歇着吧。”

段知仪看着我，笑了笑：“夫人没有疑问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暂时没有了。”

段知仪看着我，片刻不语，眼中却充满了打量之色。我略觉奇怪：“先生为何这样问？”

“昨日在四经山，夫人似乎有很多疑问。”段知仪静静地道，“不想今日夫人问出的问题，却与昨日完全无关。”

我想起昨日从玛哈藏身的那洞中出来，追问他们是“怎么来的”“怎么找到我们的”那些话，心中苦笑。我既已知安远兮是那鬼面人，那些问题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吗？何须再问？至于安远兮怎么成了平遥散人的徒弟，怎么练就了那身高深的武功，我已问过他，他既不肯说，我再问又有何用？只要我知道他不管如何绝不会害我，就够了。

“原来夫人知道我师弟是谁了。”段知仪虽然单纯，却不愚笨，见我沉吟不语，立即猜到原因。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微微一笑，“我师弟断不会对夫人言，是夫人

慧敏过人，猜中的吧？”

我眼神一黯，苦笑不语。段知仪叹了口气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何以师弟对夫人的事如此上心。”

这话由段知仪说出来，算是交浅言深了。我蹙了蹙眉，知道自己不该任他继续说下去，偏偏又无法制止他，因为他接下来说了一句：“师弟虽然不肯说，知仪却不忍见他如此受苦，总该让他受苦受得有价值才是。夫人想知道他是如何拜到家师门下的吗？”

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无法言语。段知仪笑了笑，似乎并不需要我的回答，叹道：“师父这数十年隐居巍山，已经很久不曾下山云游了，那日他发现在夜空天河两端，各有一颗从未见过的星星突然出现，掐指一算，突然面色一肃，对我说要下山一趟，没过多久，就带了师弟回来。”

我望着他，专心倾听。段知仪接着道：“师弟刚来的时候，整天沉默不语，也不理人，每日除了吃饭都待在房里，望着一幅画发呆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我听师父说他脑袋受了伤还没有好，开始还以为他被砸傻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，趁他吃饭没回来，跑到他房里找出那幅画，想看看他整天在看什么，结果被师弟回来撞见，冲过来夺走我手里的画，寒着脸对我说了他来之后的第一句话——出去！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没有情绪的傻子。”

我咬紧了唇，垂了眼，只听段知仪道：“那幅画真是奇怪，我从未见过可以把人画得那样有趣，一个乌龟身子顶着个大脑袋，那脑袋的五官全变了形，我却一眼能看出那画中的人是师弟……”

我闭了闭眼睛，费力地开口，声音有一丝暗哑：“段先生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段知仪顿了顿，似乎是笑了一下：“夫人不愿意听，我便长话短说。之后不久，师父带着师弟闭关，帮师弟打通了全身经脉，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，不仅是武功，还有奇门遁甲之术，与教我的方法截然不同，不仅亲自示范、口口传授、时时点拨，甚至涉险为他寻来断魂崖的马龙果，助他一夕之间获得一甲子的内力。”

“平遥散人何以对他如此厚待？”原来如此，原来安远兮一身的武艺是这样来的。我望着段知仪，“先生不怪尊师厚此薄彼吗？”

“我与师弟的福缘不同，家师传授我的是修仙之道，传授师弟的却是人杰之道。”段知仪笑了笑，淡淡地道，“至于家师为何对师弟另眼相看，倒未细说，只言

师弟有他自己的命数，他有自己的劫要度、债要还，他若劫度债清，则有助于天下苍生。家师交代我，不管何时，只要师弟向我开口求助，我必得帮他。”

我听得有些蒙，什么劫？什么债？又怎么扯上了天下苍生？但段知仪知之甚少，恐怕只有安远兮这个当事人才最清楚。段知仪接着道：“没过多久，师父便让师弟下了山，后面的事我知道得也不详尽。家师归天后，其实并未让我来京师，只是前不久我收到师弟的灵识传信才赶来。师弟只简单地说是云老爷子找到他，原来他竟是云家的二少爷。老爷子知道师弟师从家师，十分欣慰，委以重任与我。我若没见过夫人，没有去那洞中救夫人，没有看到师弟见夫人坠入地火池中几欲成狂的样子，知仪倒是挺为师弟高兴的……”

“段先生！”我打断他的话，平复了一下思绪，“先生是世外高人，自不把世俗礼仪放在眼里，只是在云府说这样的话，只怕会为我和小叔惹来麻烦，请先生慎言。”

“师弟的事，知仪本不想多言，也知和夫人说这些非常失礼。”段知仪笑了笑，温和地看了我一眼，“不过，知仪怜惜师弟的心情，只望夫人凡事三思，莫再伤他。”

我伤他？我们之间，到底是谁伤谁？在这侯府大院，我对他是能避则避，还要如何？老爷子已经在暗示我、警告我了，我受的伤害又有谁来怜惜？段知仪看到我愤愤的目光，笑了笑，低声道：“知仪回来时，见到德管事请来了官媒，目前恐怕还在前院里候着。这件事，师弟恐怕不知吧……”

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何以段知仪会对我说这么多越礼的话，原来是见着了云德请回来的官媒。这件事真会伤到安远兮吗？我心里有些迟疑，随即想到老爷子的那番话，无奈地微微一笑：“段先生，每个人活在这世上，都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，便是随性如你，也有须遵循的东西，比如尊师的嘱托。有些事，是不能由着我们的性子来的，这俗世自有它的规则。”

段知仪默默地看着我，半晌，点了点头：“知仪僭越了。告辞。”

看着他转身出去，我半晌无语。小红进来见我呆坐着，迟疑了一下：“姐姐……”

我淡淡地看她一眼：“官媒来了？”

“是，在前院候着呢。”小红赶紧道。我理了理衣服，平静地道：“请她进来吧。”

* 第四十三章 丧亲

官媒进屋给我见礼，我请她坐下，打量了她一眼。前世在电视上看到的媒婆，大都打扮成一个德行，头上包个抹额，穿得花花绿绿，腮红和唇角的黑痣是必不可少的点缀，但这位嬷嬷却打扮得极为端庄，看上去像小户人家的夫人，也不像电视里见到的那些媒婆一样一见面就唧唧喳喳说个不停。我心下反倒生了些好感，笑道：“嬷嬷怎么称呼？”

“妾身夫家姓刘。”官媒有礼地道，接过馨儿奉上的茶，道了声谢。我笑了笑：“今儿请刘嬷嬷来，是想请嬷嬷给咱们侯府的二少爷做个大媒。嬷嬷回去替咱们留意一下京中的大家闺秀，选个德容兼备的好姑娘。这事儿办成了，云家一定重谢刘嬷嬷。”

刘嬷嬷笑道：“荣华夫人，侯府这样的豪门望族，结亲自然也要选个门当户对的。只是皇上刚刚选秀，京中名门望族的姑娘多进了宫了，现下倒不好选呢。”

我倒忘了这一茬，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云家这样的门楣，倒不一定要豪门望族来锦上添花，只要姑娘德行好，就是小家碧玉也成的。”

刘嬷嬷点头道：“有夫人这句话，妾身一定尽力帮夫人将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”

我笑了笑，示意小红将准备好的红包递过去：“那一切拜托刘嬷嬷了。”

刘嬷嬷坦然地收下红包，笑道：“那过两天妾身就将画像拿到府上给夫人挑选。妾身不打扰夫人了，先行告辞。”

等她出去，我的笑容淡下来。刚刚段知仪说的那番话又浮上心头，这件事要不要

先同安远兮说一声呢？思量片刻，想到他的伤，终是决定等官媒的画像送来了，再和他谈。我抬起头，叫过宁儿：“宁儿，你跟厨房说一声，这段时间给二少爷多备些补血养气的药膳和补品，先让厨子安排个膳食单子给我看看。你一会儿把前些日子老爷子送来的人参和血燕拿过去。”

宁儿应声出去。我让馨儿把吉他收起来，突然想到什么：“对了小红，冥焰今儿怎么没过来？”

平日里他每天都要来看我的，是不是昨天精力消耗太多，太累了？也不知道觉魂和他合体之后，他有没有什么不适。小红笑道：“冥焰一早就出去了，说是去给姐姐寻药，姐姐莫担心。”

我笑了笑，这孩子真是急性子。觉魂已经和他合体，他仍是没有以前的记忆，不知道冥王对他的惩罚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。其实我心里对冥焰没有恢复记忆，既忧又怕，还隐隐地松了口气。不是我不想他恢复记忆，而是我怕他恢复了记忆，面对现在的我会伤心。他为我做了那么多事，我却负了他，心里不是没有愧疚的，可如今我无心也无力对他的付出作出任何回应，我欠冥焰的，只能下辈子还他了。

还有安远兮，老爷子竟然把整个隐势力交给他执掌。如今老爷子既然知道景王极可能是那个幕后黑手，肯定会对他的一举一动上心，相信过不了多久会有更多的情报传回来。如今我最关心的，是安远兮从景王身边那个暗桩那里会了解到什么材料。想到当初铁山郡暴乱，我遇到那些无极门的杀手，如果景王是无极门的掌控人，那说明铁山郡的事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景王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云家出手，看来是真的觊觎云家这份家财，有了云家的钱做后盾，他谋位就有了保障。我冷笑，景王，好个景王！我若让你轻轻松松就如了愿，我就不叫叶海花！

在房里查看了几日的账簿，发现太后要的钱，爷爷还没有支出去，而有本账簿的账也透着些古怪，心中正疑惑，宁儿来推我去主厅用膳。老爷子身体越发不好，每日除了晚膳坚持一家人一起吃之外，其余时间都待在房里。我让奶娘抱着诺儿，随我去主厅，见厅里除了老爷子、安远兮和云德，还有一个五十余岁的精壮老头，老爷子正拉着他亲热地聊着，见我进来，笑道：“叶丫头，你来得正好，来见见修叔。”

修叔？我有些诧异地看向那个陌生男子。那男子见我进来，赶紧站起来：“云修见过少夫人。”

云修？我望着那张与云德有着七八分相似的脸，再看云德一脸喜悦，蓦地想起他是谁了。他就是云德的父亲——云府的大总管云修。这人据说是老爷子的心腹，对老爷子忠贞不贰，十几年前为了老爷子和云峥的病，带了些人出海寻仙，只希望能找到灵丹妙药帮主子治病，却一去没了消息，很多人都猜测他可能已经死在海上了，没想到这会儿突然冒了出来。我赶紧道：“修叔免礼，妾身腿上有伤，不能给您见礼了。”这云修虽然是家仆，但在云家的地位不比二房的那几位执事低，我对他自然也得客客气气。

“少夫人客气了。”云修仔细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一黯，“云修离府数年，走时峥少爷还拖着我的手让我早日回来，没想到等我回来时，峥少爷已经……”说着，两行热泪已经从眼眶里涌了出来。听他提起云峥，屋子里顿时一阵沉默。老爷子幽幽一叹，脸上也带上一抹痛色。

我听云峥说过，这位大总管以前很疼他，心中也是一酸，强笑道：“修叔别太难过，云峥泉下有知，也不希望你为他如此伤心。”

云修擦了擦眼泪，见到我身后奶娘抱着的诺儿，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……是不是小少爷？”

我赶紧让奶娘把诺儿抱到他身边，柔声道：“诺儿，叫修爷爷！”

“修爷爷！”诺儿乖巧地扑到他身上，“诺儿抱抱！”

“哎，小少爷！”云修手忙脚乱地抱起诺儿，看着诺儿清秀的小脸，老泪又滚出来，“小少爷长得跟峥少爷小时候一模一样……”

我眼眶微红，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云峥，我都忍不住想要落泪。老爷子见我泫然若泣，赶紧道：“云修啊，好不容易才回来，别提那些伤心的事，咱们老哥儿俩好好喝一杯。云德，你爹今天回来真是难得，你也坐下来一块儿吃。”

大家围桌而坐，桌上已经摆满佳肴，老爷子和安远兮面前还摆了两道药膳，老爷子平日里就是吃着药膳的，安远兮见他面前也摆了两道，怔了怔，抬眼看了看我，又垂了眼。这顿饭我和安远兮都没说话，桌上只听到老爷子和云修聊天的声音，云修讲他这些年在海外的新奇见闻，我听得心不在焉，老爷子却感兴趣地听着。听得兴起，云德偶尔也插嘴问上几个问题，一顿饭倒不因我和安远兮的沉默吃得冷场。

饭毕，老爷子拉着云修回他房里，说要与他秉烛夜谈。我见老爷子兴致勃勃，

也不好破坏他的兴致，只唤住云德，交代他不可让老爷子太过劳累。云德点头去了。我抬眼见安远兮也站了起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谢谢大嫂！”我见他面前的药膳盘子都空了，扯了扯唇角：“小叔客气了，这本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比起他为我做的，我做的这些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安远兮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只欠了欠身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安远兮踏出厅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我怔了片刻，对小红道：“小红，推我去院子里走走。”

坐到荷塘边，感受着温暖的夕阳，看到荷塘里抽出一茎嫩嫩的花苞，才恍然已是初夏。我来到这个时空，不知不觉，已有六年时光。才六年啊，为什么我觉得仿佛已经经历了一生这么漫长？我的身体、我的情感，都垂垂老矣，再没有初入异世的锋芒。想到六年前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，我唇角一动，泛起一丝苦笑，那样的桀骜不驯，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吧！

“姐姐！”远远传来一声呼唤。我抬起眼，见冥焰急匆匆地奔过来，不由得笑了笑：“什么事跑得这么急？你刚回府吗？用了晚膳没有？”

“姐姐，不好了。”冥焰不理我一连声的问话，跑到我身边，蹲下身道，“我刚刚在街上听到个消息，寂将军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我诧异地问。冥焰吸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寂将军他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惊得站起来，腿上骤然一痛，又跌坐到轮椅上。我不敢置信地抓住他的手腕，“你从哪里听来的？会不会听错了？寂将军怎么会死了？”

皇上明明用护国神鼎解了寂惊云身中的邪降，虽然那天我离开之前寂将军还没有醒，可是皇上也说过他已无大碍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我冷汗涔涔，寂将军在朝堂局势如此混乱的节骨眼儿上出事，那皇上会不会也出事了？

“我没听错。我一早起来去各大药铺给姐姐配药，听到街上好多人都这么说，还说将军府已经挂了白绫出来，寂将军的灵柩已经运到将军府了。”冥焰赶紧道，“我还听人说，是宫里传来的消息，寂将军前几日被闯入皇宫行刺皇上的刺客重伤，今日不治身亡。九王爷向皇上请旨，追封寂将军为忠勇王，秉笔尚仪寂平安加封为承恩郡主。”

我心中大乱，诏书怎么写寂将军的死因，都是表面说辞，寂将军难道是真的死了？强自镇定了思绪，我立即道：“冥焰，你让铁卫备车，随我去将军府，我要搞清